

北魏

BEIWEI FENGYUNLU

风云录



八方烽火、群雄逐鹿的北魏年代，困厄之中的少年高欢与鲜卑部落酋长之子斛律金结成生死之交，立下要出人头地的誓言。从军的他，在与叛军的作战中搏杀在前。为函使前往都城洛阳，感受朝廷败相。军机大事，被重臣视为儿戏。回到怀朔，斛律金已经因部落遭到杜洛周的洗劫，率部投奔了反军破六韩拔陵部。而高欢因卷入反军内应，在消灭杜洛周的战斗中崭露头角。后转投秀荣尔朱荣，受到宠信，任晋州刺史。斛律金也率部投奔了尔朱荣。

尔朱荣以女嫁皇帝元诩，元诩被母后和奸臣加害，尔朱荣兴兵问洛，将胡太后和幼儿皇帝沉于黄河。尔朱荣屠戮百官，血溅河朔。尔朱荣以少胜多，消灭葛荣部。高欢的智勇、赫赫战功，被尔朱荣顾忌，对他釜底抽薪。梁国扶持傀儡皇帝，攻占洛阳。尔朱荣统军南攻，消灭了傀儡势力。元子攸难忍尔朱荣的专横，手刃尔朱荣。尔朱氏反，杀死元子攸。高欢与尔朱氏貌合神离，心怀异志。与尔朱兆联手消灭反军纥豆陵步蕃之后，高欢赢得对方片刻的信任，收编散兵，壮大了势力。而后，兴兵讨伐尔朱势力，将其彻底消灭。高欢扶持傀儡皇帝，位居大丞相。

一位困厄少年就这样脱颖而出。

ISBN 978-7-5396-3335-0



9 787539 633350 >

定价：39.00 元

长篇历史小说

我们原本是兄弟

北魏

风云录

北极苍狼◎著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了过来。“皇上，现在洛阳的军队都在尔朱氏的掌握之中，朝内朝外，遍布其党羽，现在不是除他的时候啊！”他说。

元子攸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真想杀了他！”

第十五章 相州之战 206

尔朱荣勇猛地冲到了葛荣面前。葛荣挥剑迎战，与尔朱荣的刀相撞，剑被震飞了。尔朱荣长臂一伸，将葛荣搂抱过来，横放在马上，同时将刀压在了他的脖子上。“命令你的人投降！”尔朱荣喝道。葛荣不言语。“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？那你这耳朵留着何用！”尔朱荣说，同时削掉了葛荣的一只耳朵。“命令你的人投降！命令他们投降！”尔朱荣嗥叫。葛荣流下了泪水，他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力量。他望着他那曾经浩浩荡荡的部下，一阵心酸。尔朱荣又残忍地削掉了葛荣的另一只耳朵。

第十六章 釜底抽薪 216

尔朱荣问身边的人：“如果我不在了，你们说，谁可替我主军？”皆称尔朱兆。这也许和当时尔朱兆就在尔朱荣身边有关。尔朱荣却连连摇头说：“兆侄固然是一个人才，但却不是个可统率三千骑的人才。可代我主众者，唯有高欢！”众人都很讶异。如果不是尔朱兆，众人以为从尔朱荣口中说出的另外一个人也应该是尔朱家族的人，比如尔朱天光。尔朱兆以一种冷峻的眼神望向尔朱荣，面部却仍挂着微笑。

第十七章 隔河相峙 229

“别碰我！”尔朱氏叫道。她趑趄趑趄地爬起，猛然扑向元颢，从他手中抢过宝剑，刷地抹向自己的咽喉。元颢下意识地一把夺过宝剑。尔朱氏瘫倒在地上，眼睛直直地望着元颢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”

“给我拖出去，拖出去！”元颢声嘶力竭地大叫。但随后他冷静下来，吩咐道：“叫御医救救她。”

第十八章 魔镜传奇 242

元颢摩挲着镜面，里边现出他的内脏。心脏在有规律地搏动着。项羽当初会用这面镜子照范增吗？即使范增忠于项羽，这一照也会使他离心背德。项羽虽然有了这面宝镜，但他照样不能防止部下对他背离。这宝镜只会使你不断地猜疑别人。此时此刻，我用这宝镜照我的这些卫兵，不是很滑稽吗？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想背叛我，但碍于情面，却仍然会跟随我。

高欢突然一把搂住了蝴蝶姑娘，搂得紧紧的，边搂边说：“我们汉人有句话，朋友的衣可以穿，朋友的妻不能占！”他越说搂得越紧。突然全身一阵畅快。蝴蝶姑娘感觉到了高欢的变化。高欢把头伏在蝴蝶姑娘的肩上，喘息着。他大汗淋漓。二人就那么站着。

“小首领很喜欢你。”蝴蝶姑娘说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高欢才说话，他问：“斛律金很喜欢你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很喜欢你，真的。讲讲你的事好吗？你和斛律金是在一起长大的吗？”

高欢盘腿坐下，并拉蝴蝶姑娘一同坐下。他把她拥在怀中。

“我和香妹是亲姐妹。我们原来不在这个部落。一次，小首领这个部落袭击了我原来的那个部落，我和香妹落到了斛律金部落的手里。当时我

“你对那位朋友真好。”香姑娘说。

斛律金仰躺在一边，说：“汉人朋友间，只可用朋友的东西，不可占朋友的女人。我却愿意把我喜欢的女人奉献给他。”

斛律金和香姑娘走进毡帐的时候，正襟危坐着的高欢和蝴蝶姑娘连忙站起。

“斛律金，我该走了。哦。蝴蝶姑娘我不能带走，她还是你的女人。”高欢说。

“莫非嫌蝴蝶姑娘不好？”

“我家一贫如洗，我还不能很好地照顾蝴蝶姑娘，你的美意高欢心领了。”

到了帐外，斛律金指着自已的那匹白马说：“高欢，这马总该收下吧？有了它，以后你再来找我就方便了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“朋友嘛。”斛律金微笑着坚持。

“好，我接受了，谢谢斛律金大哥。”

“你叫我大哥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好，我们就结为生死之交的兄弟！”

“好！”

高欢拉着斛律金跪了下来，道：“那就让天地为证，从今日起，我们二人结为兄弟，有难共当，有福共享！”

二人一同向天地叩头。虽然斛律金不知道汉人的礼数，但是仍庄重地随着高欢行礼。当高欢拉着斛律金站起的时候，斛律金想起一个问题：“高欢，你可能比我大。你今年……”

“叫兄叫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兄弟情分。从今以后，我称你为兄，你呼我为弟。”

“好，高欢弟说得有理，重要的是个‘情’字。”

“你我兄弟之间来日方长，今日小弟告辞了。”

高欢飞身上马，一声吆喝，那白马扬蹄而去。蓝的天，白的云，绿的草，微微的风。这时，高欢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。我高欢竟然有了这样一位好朋友，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我高欢一定要出人头地，要干一番惊

这时高欢体验到每时每刻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。多少士兵,就是在这样的厮杀中默默无闻地死去。他远远地望见叛军的帅旗。写有“杜”字的帅旗在晨风中仍然兀自悠然地飘着,并没有因为这杆大旗下的惨烈厮杀而显得庄严。高欢立即向帅旗杀去。他已经满脸都是敌人的血。原本白皙的面孔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狰狞的脸。

他看到了杜洛周。

马上的杜洛周是个很魁梧的汉子,方阔的脸,络腮胡须。杜洛周的脸上,看不到一丝恐惧的神情。只是,慌乱的部下已无法组合成阵脚。

“将军,军心已乱,撤吧。”

“唉!尽量多带走些弟兄!”杜洛周说。

“那样也许谁都无法走脱了!”

杜洛周牙一咬,拍马和身边的人乘乱逃去。

高欢冲到了帅旗下,拔倒了帅旗





脆，我回去也让他们叫我队长。”

“斛律金大哥，队长是一个很小的官啊。”

“那我就让人们知道，队长是一个可大可小的官。”

午夜，一支羽箭嗖地射在将军府的大门上。卫兵一惊，拽出腰刀。但周围一片宁静，只听见蟋蟀在叫。卫兵再回头定睛看去，羽箭上绑着一封信。取下信件，赫然几个大字：段将军亲启。

段将军的卧室仍然亮着灯。部将轻轻地敲了敲门。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窗上滑过。身穿内衣的段将军开了门。

“将军，这是用箭射在大门上的书信。”

“一定要严密巡视，不得大意。你们退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油灯下，段将军抽出里边的信，大惊失色。派往朝廷送密信的函使出事了，因为捏在手里的正是那封密信。密信大意是：军饷严重匮乏，为朝廷当兵不如为叛军当兵，士兵反心日重。而叛军将领葛荣就在这封密信的背面给段将军写了封信：

望段将军与我葛荣同为江山改姓氏。段将军勇武超群，但继续卖命于朝廷，恐命运难保。朝廷腐败，已经向百姓提前征收六年租税，还嫌不足，又设法增加各种苛捐杂税，甚至住旅店都要纳税。如此朝廷，如何指望！如将军有意与我共创大业，可派密使与我联系。

葛荣

段将军神色凝重地坐下，信，搁到了案几上。油灯很平静地燃烧着，继续辐射着温柔的光。段将军眼前浮现出高欢奋勇向前冲杀的迅捷身影。

次日上午，高欢便站到了段将军的面前。

“高欢，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担任队长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。我要你做我的函使。”

“函使？”

第二章 秒乱魏廷

那日中午，高欢遥遥地望见了京都洛阳城内一座宝刹兀立其中，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。人们说，不到永宁寺，枉到洛阳城。想必那儿就是永宁寺了。高欢抖擞精神，扬鞭催马，驰入洛阳城中。

“请问领军张彝将军的家怎么走？”

那位翘首北望的人转过头来，打量了高欢一番，一笑，说：“那不就是，正热闹着呢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一处宅院的大门前，聚集着一群人，正聚精会神地向洞开的大门内张望。

高欢纵马到了近前。大门前围了上百人，牵马无法进去，他叫过来一个少年，说：“小兄弟，替我看会儿马好吗？完了我送你一两银子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绝不骗你。”

“那我就不看热闹了。”那少年高兴地接过缰绳。

高欢挤过人群，走进院内。只见院内有一群骂骂咧咧的军人。一位汉子被反剪双臂摁着，胳膊抬得很高。他疼得满脸的汗水，但并没有呻吟。一位瘫倒在地地的妇人搂抱着两个少年，妇人在哭，孩子也在哭。旁边跪着五六个仆人。

“他妈的，朝廷那么多人，还没有谁敢告羽林军的状，你的胆真是养得太肥了！”一个家伙说完这话，便狠狠地向被反剪双臂的那汉子的小腿骨踢了脚。被踢中的那条腿跪倒在地，但那汉子马上就奋力站起。母子的哭声更大了。

“妈的，你还敢不敢告了？还敢不敢告了？”又一位军人边骂边抽打那汉子耳光。并不使太大的劲，一半是打，一半是戏弄。但是，那汉子的嘴角



出血了。是他自己咬的。

两个孩子突然站起，扑上前去，一边一个紧紧抱住父亲的双腿哭。

“小兔崽子，给我滚开！”

怎么踢，两个孩子也不走开。

高欢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一个士兵发现了他，凶狠地问。

高欢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这时，室内冒出烟来。一个士兵笑嘻嘻地走了出来。

“着火啦！着火啦！”一个仆人站起来，边喊边扑向屋内。

“妈的，这乱子闹大了，赶紧走！”一个军官吆喝。

三十多名军人乱糟糟地扬长而去。仆人都跑进屋内救火。

那汉子呆立不动。夫人站起，抱住孩子继续放声大哭，说：“天哪，这是什么世道！什么世道呀！”

高欢也跑进屋去，想帮助救火。只是一些堆放在案几上的书籍燃着了，几个仆人就可以扑灭，因此，高欢退了出来。

那汉子终于流出了泪水。

“张将军，我是怀朔镇段将军的函使。他有封密信呈交朝廷，他让我先找你，让你带我前去。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忍心再麻烦你了，我还是独自往里闯吧。”

“不，我带你去。”

“那我明日来找将军。”

“不，现在就去。”

“在下非常歉疚。”

“别说这样的话。”

“好，在下在门外等候将军。”

门外看热闹的人大多散去。剩下的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，不时向院内膘上一眼。

坐在墙根的少年看到高欢出来，赶紧站了起来。

“小兄弟，谢谢你。这一两银子你拿去吧。”

那少年在破衣服上擦了擦手，接过银子，珍惜地贴在脸颊上。可是他



突然又把银子递给高欢，说：“我不要银子，你帮我个忙可以吗？”

“银子你尽管收下。可你叫我帮什么忙呢？”

“你是张将军的亲戚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和他是朋友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我还是要银子吧，你帮不上我的忙了。”

“怎么就帮不上呢？”

“我想当兵。我想你要是能和张将军说上话，我就去当兵。”

“当兵？”高欢很惊讶。他想起自己想当兵时的念头。

“你为什么要当兵？你爸妈能同意吗？”

“我很小的时候，爸就当兵去了，一直没消息，多半是战死了。妈养活不了我，就和人睡觉。”

看他矜持而又和蔼的神情很可恶。他跟谁在一起都矜持和蔼地说，矜持和蔼地听。妈的，他笼络了好多人的心。提起这个该死的元怵，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要点一点头。这些我元叉还能冷静地对待。你光辉你的吧，你身份你的吧。但是后来，太后好几次单独召见元怵。但是，他仍然那个样子。仿佛太后仅仅赏他一个苹果。

那时候的清河王元怵位居太傅，一个易于和侍中兼领军的元叉对抗的职位。元怵也真的那么做了。

“元叉，你的下人在市场上强买物品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臣不知，臣一定回去查明。”

“还有，宋维的提升，是因为你的推荐，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宋维的贿赂才推荐的呀？”

“太后，实无此事！”

也许我还会提拔他呢。”

“多谢将军的好意。”

一位太监端着小皇帝的午饭跟随在胡定的身后。小皇帝没在。

“赶紧去唤皇帝吃饭，别叫饭菜凉透了。”胡定吩咐宫女。

小皇帝被唤来了。只有十一岁的他，面色苍白，身体瘦弱。他很孤独，只有年岁小些的太监陪他在宫中玩。宫中也没什么好玩的。和大臣议事的时候，坐在那张大椅子上的他一声不吭。一是因为议的事他不懂，二是一切都由坐在一侧的母亲胡太后定夺。但是他得坐在那儿，不管他愿不愿意。他知道母亲需要他坐在那儿，所以他就坐在那儿。

小皇帝把手中的弹弓扔在案几上，坐下。

陪同小皇帝的小太监把三只死麻雀递给送饭的太监，说：“这是皇帝今儿个打的，皇帝吩咐烤熟了给他拿来。”

“是。”那太监退出。

胡定拿起专备的一双筷子，每道菜都夹上一口吃下，而后放下筷子，说：“请皇帝用膳。”胡定站立一旁，考虑如何开口说他想说的那些话。

小皇帝拿起另外一双筷子，没有夹菜，却把筷子含在了口中，看着胡定，翻了翻眼睛，说：“怎么今天你也来送饭？”

“小的有事想跟皇帝说。”

“你有事跟我说？”

“是，非常重要的事。”

“重要的事？”

“是，非常重要。”

小皇帝把筷子从口中拿出，向陪侍在一边的宫女和太监说：“你们都出去吧。”待人都走出后，小皇帝对胡定说：“你是不是希望这样跟我说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小皇帝有些得意。有人和他谈重要的事情，这令他很开心。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有人想害死皇帝。”

小皇帝一惊，手中的筷子滑落到了桌子上。

“想害我？”

“皇上谦恭。”

“什么谦恭不谦恭的，朕会听从于你的。今几个就开始吧。”小皇帝走下座位，牵了贾思伯的衣袖，说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元叉微笑着向贾思伯点了点头。

那是一个下雪的日子。贾思伯开始结合左丘明的《左传》，给小皇帝讲读《春秋》。屋中央的炭火殷红地燃着。冬日里要是暖和得恰到好处，那感觉是很舒服的。此时的小皇帝和贾思伯就很惬意地享受着这种感觉。

“郑伯克段于鄢，讲的是郑庄公平定他弟弟共叔段反叛的事，以及如何处理自己和母亲武姜的关系。作为国君，经常面临的问题，就是要铲除企图篡位的人。不能急，更不能错过时机。这种较量，常常发生在骨肉之间。因为靠近皇位的人更容易诱发野心。做了国君的人，有时候必须要狠下心来。因为宫廷内的较量，是你死我活！”

说：“刘将军吩咐不叫陛下进入北宫！”

“我是皇帝，愿上哪儿上哪儿，谁敢不让？”小皇帝的眼里都要冒火了。

“陛下，军令如山，小的如果让你进去，小的就没命了！”

“不让我进去，我就让你们没命！”

“让他进去，休要抗旨！”元叉又来了，他冷峻地说。他本来要把小皇帝带回，但是一看小皇帝的决心，他动摇了。

“孩儿拜见母亲。”太后的寝室门外，小皇帝高声说。

没有动静。

“孩儿拜见母亲。”小皇帝又高声说，并跪在了雪地里。

门开了，太后哭叫着扑了出来，紧紧地抱住小皇帝。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妈好想你，想你呀！”她哭着说。

赶来的元叉鼻子酸酸的。他腿一软，跪下了，深深地叩首，并保持额头贴着雪地的姿态。他说：“臣叩见太后，并希望太后宽恕臣所犯的罪过。”

太后停止了哭泣，泪眼中，发现了元叉的存在。有些憔悴的她拉着小皇帝一同站起。她说：“我们母子相见的时候不希望有你在此！”

“臣恳请太后宽恕。”

“元叉，你走吧，你做错了什么事我宽恕你。”小皇帝说。

“退下！我不想让我的妹妹守寡！”胡太后喊道。她拉着小皇帝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进了屋。

元叉缓缓地在雪地上站起。太后寝室的门冷漠地向他关闭。雪还在下，他的头上和肩上积了一层雪花。迷茫之中，他喟然长叹了一声，缓步往回走。

根据宫中规矩，生下太子的女人都要被赐死，防止日后发生女人干预朝政的事情。但是有一个女人却在寺中向菩萨祈祷：生个太子吧。她说：“天子岂可无后！”但是，皇帝宠幸的其他女人却在祈祷：生个公主吧。后来那个女人生下现在的小皇帝，宠幸她的皇帝不顾旧制，保护了她的生命。一个奇女子！一个聪慧的女子！

“元大人！”

元叉缓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一直呆站在北宫的雪地之中。刘腾带领几个部将赶来了。

刘腾向后挥了下手，随来的人退远。“元大人，此事如何处理？”刘腾问。

“什么如何处理！人家母子相见，你我管得着？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你我不是要遭殃？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造反？四面八方的军队都会来讨伐你，你我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“那、那就坐以待毙？”

“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！”说完，元叉拂袖而去。

小皇帝在北宫待了一夜，并在那儿与母亲一同吃完了早饭。

早朝，小皇帝来得稍晚了些。他走上龙椅，群臣叩首。

“各位大臣请起。”小皇帝说。

群臣站立。

腾，特来向太后请罪。”

“请罪？请什么罪呀？”胡太后冷冷地问。

“臣做了太后不希望做的事情。”刘腾可不想把自己做的事情往别人身上推，比如元叉，人家是太后的妹夫，搞不好更糟。

太后望着他，望着他，渐渐地，目光柔和了。寂静。刘腾在流汗。这个铁塔一样的男人在流汗。那络腮胡须上，是晶莹的汗水。本来是个野性的大男人，但是，现在却诚惶诚恐着。太后开始感到开心。小皇帝回到她身边，她本来就开心，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境。她对站在一边儿的宫女说：“你们都退下，守候在外，不许任何人进来，我要和刘将军好好地谈一谈。”

“是。”宫女退下了。

“臣不知太后有什么吩咐。臣愿为太后全力效劳。”

“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”胡太后故作嘲讽地说，而后站起，走向内室。

刘腾岂敢贸然跟进。他眼珠骨碌碌地转着，不敢确定太后到底想让他做什么。但是有一点基本可以放下心来，那就是，太后想利用他。

“臣请太后明示。”仍旧跪着的刘腾说。

“元怱是你杀的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杀元怱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”

“做了就做了，你也太缺少大丈夫的气概了！”

沉默。屋内暖洋洋的气息，使刘腾感到一阵委靡。

“刘腾。”

“臣在。”

“我要你还我一个元怱！”

“巨罪该万死！”

“蠢货！”

刘腾抬起头来，大吃一惊：仅穿内衣的胡太后仰躺在床上。他赶紧伏下头去。

“刘腾，你过来。”

刘腾无力地站起，木呆呆地走到床前。

“刘腾，我要你还我一个元怱来！”胡太后说。她黑润的两眼仰视着虚无，仰视着她和元怱交欢的过去。她呼吸急促。“还我一个元怱，还我一个

元叉并不觉得太突然，对他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“元叉感谢皇太后关怀。”他说。

众大臣唧唧喳喳地议论。

元叉跨前一步，说：“臣保举张彝。张彝虽是一介书生，然而治军有方，声誉很好。”

“张彝的名声确实不错，只是他现在的职位并不是很高。”刘腾说。

小皇帝插话道：“只要张彝行，就让他做领军，这才符合书上说的用人之道。”

贾思伯有些得意，他说：“陛下说得很有道理，关键是看张彝这个人怎么样。”

元叉投向贾思伯的目光温和了。自从小皇帝开始去看望胡太后，元叉对贾思伯就老大不满意。

“那你们说张彝这个人怎么样啊？”小皇帝高声问。

“似乎还可以。”

“请皇上定夺。”

“我是问你们行还是不行。”小皇帝有些火。

“这个人名声确实不错。”一位大臣说。

“那就宣张彝进殿，朕要看一看这个人。”小皇帝说。

于是张彝就做了领军。元叉确实很欣赏张彝的才干。他知道张彝的为人，此人不会因为他的举荐而过分地感激。但是张彝做领军他高兴。要是上来一个阴险小人，看到他的力量弱了，站到了别人那儿，朝廷就完了，他元叉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他为自己的这着棋很是得意。

当有人有军事上的事也习惯地去问元叉怎么办，元叉都让找张彝办理。人们仍然不敢看轻元叉，他还是统领着朝廷内外的大事。

张彝参奏羽林军胡作非为，慷慨陈词。一片肃静。

“刘腾，可有此事？”小皇帝问。

“臣一定查明。”

“刘腾，往后要好好地约束部下。”胡太后说。

“是，臣一定。”刘腾说。

元叉真开心呀。